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



諸子百家

现代版

下 卷

巴蜀書社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

諸子百家

下冊

现代版

巴蜀書社

责任编辑：李卫红
封面设计：梁伟
技术设计：晓潮
责任校对：李嘉

诸子百家·现代版

邓乾德 主编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7.5

插页 5

字数 1300 千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80523—961—4/I·401

定价：88.00 元

非 攻·下（节选）

【原文】

.....

今逕夫好攻伐之君^①，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②，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③，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④，搃矢有苗之祥^⑤。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⑥，别物上下，卿制大极^⑦，而神明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逕至乎夏王桀，天有轺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鬼呼国，鹤鸣十夕馀。天乃命汤于镛宫：‘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乱，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诛之，必使汝堪之。’汤焉敢奉率其众，是以乡有夏之境，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⑧。少少有神来告曰：‘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汤奉桀众以克有，属诸侯于薄，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则此汤之所以诛桀也。逕至乎商王纣，天不序其德^⑨，祀用失时。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迁止，妇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为男，天雨肉，棘生乎国道，王兄自纵也^⑩。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⑪，地出乘黄。武王践功^⑫，梦见三神曰：‘予既沉渍殷纣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赐武王黄鸟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来^⑬，分主诸神，祀纣先

王，通维四夷^⑨，而天下莫不宾。焉袭汤之绪，此即武王之所以诛纣也。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则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

则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⑩，越王繁弓，出自有遽，始邦于越，唐叔与吕尚邦齐、晋。此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下之始封诸侯也，万有馀；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馀皆灭，而四国独立。此譬犹医之药万有馀人，而四人愈也，则不可谓良医矣。”

.....

【注释】

①逯：通“逮”。 ②命后疑脱“禹于”。 ③四：为“回”之误。回电诱祗，义为雷电震撼。 ④若瑾：疑为“奉珪”之误。 ⑤祥：长，头领。 ⑥磨：乃“臙”之误，“臙”，通“历”。 ⑦卿制大极：疑应为“飨制四极”。 ⑧阴：疑应为“隆”。 ⑨序：疑为“享”之误。 ⑩兄：同“况”，更加。 ⑪缘：通“筮”。 ⑫功：疑应作“阡”。 ⑬来：通“濁”。 ⑭维：通“于”。 ⑮讨：应为“封”。

【译文】

现在那些喜好攻伐的国君，又掩饰他们的论说来非难墨子：“你认为攻伐是不义而不是有利的事吗？从前大禹征伐有苗氏，商汤讨伐夏桀，武王讨伐商纣，他们都被立为圣王，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墨子说：“你没有搞清楚我的话的类别，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他们的讨伐不应叫‘攻’，而应叫‘诛’。从前三苗大乱，上天命令诛杀他。太阳作怪在夜晚出来，血雨下了三天，龙出现在祖庙，狗在集市上哭叫，夏天水结冰，土地裂开泉水涌出，五谷变化不能成熟，百姓于是大为惊恐。古高阳帝在玄宫向大禹下命，

于是大禹亲自手执天赐的玉符令去征伐有苗。那时雷电震撼，有位人面鸟身的神，捧着珪宝侍立在大禹旁，他用箭射死有苗的头领，苗军大败，后来就衰弱了。大禹攻克三苗后，就划分山川，区别事物上下，安撫四方，因而神民和顺，天下就安定了。这就是大禹讨伐有苗氏的经过。后来到了夏王桀的时候，上天降下严命，日月不按时出，寒天暑天错乱，五谷枯死不生，都城有鬼呼叫，鹤鸟鸣啼十几个晚上。天帝就在饕官命令汤：‘去接受夏代的天命，夏德已大乱了，我已经在天上终断了他的命运，你前去诛杀他，必定使你胜利。’汤于是才敢奉命率领军队，向夏境进军。天帝使凶神焚毁夏的城池。随即有神来告诉商汤说：‘夏德大乱，快去进攻他，我必定使你大胜。我已接收了上天的命令，天帝又命祝融在夏都的西北角降下了大火。’汤接受了夏的民众而战胜了夏，在薄地会合诸侯、宣明天命，向四方通告，天下的诸侯没有敢不归服的。这就是殷汤‘诛’夏桀的情形。后来到了商王纣的时候，上天不愿享用其德，祭祀也不按时举行。夜半出了十个太阳，薄地下了泥土雨，九鼎移动了位置，女妖夜晚出现，有鬼半夜长叹，有女子变成了男人，天上还下了肉雨，国都干道上长了荆棘，商王纣还更加放纵。有只红色大鸟口中衔着玉圭，降落在周的岐山社庙上，圭上写着：‘上天命令周文王讨伐殷邦’。贤人泰颠也来辅佐，黄河中浮出筮图，地下冒出乘黄神马。周武王即位后，梦见三位神人说：‘我已经使殷纣沉湎在酒乐中，快去攻打他，我必定使你大胜他。’武王就去进攻纣这个狂人，灭商兴周。上天还赐给了武王黄鸟之旗。武王既已战胜殷商，承受了上天的赏赐，命令诸侯分祭诸神，并祭祀纣的祖先，政教通达四方，而天下没有不归附的，于是继承了汤的功业。这即是武王诛纣的情形。如果从这三位圣王事迹来看，则他们的行为不能叫‘攻’，而应为叫作‘诛’。”

但是那些喜好攻伐的国君又辩饰其说，用来非难墨子道：“您

认为攻战是不义而不是有利的事情吗？从前楚世子熊丽，最初封于睢山之间；越王瓘亏出自有遽，开始在越地建国；唐叔和吕尚分别建邦于晋国、齐国。他们当时的地方都不过方圆数百里，现在因为兼并别国的缘故，这几个国家四分天下而占有之，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墨子说：“您没有搞清我说法的类别，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从前天子最初分封的诸侯，有一万多国；现在因为国家兼并的缘故，万多国家都已覆灭，惟有这四个国家独自存在。这譬如医生给万余人开药方，而其中仅四个人治好了，那么就不能说是良医了。”

.....

【读解】

讨伐暴君叫“诛”

要理解墨子的战争观，须先得理清楚几个概念。首先是“攻”。细细揣摩其含义，大约是：“攻”是主动地去打别人，其动机是夺取别人的一些东西，以亏人自利；或者是为了建立某种自以为的丰功伟业，以博取不朽名声。其次是“守”，这是与“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也见之于其他诸子与墨家的争辩之中。其含义约是被动的防御。从墨子的言行看出，他态度鲜明地认为“攻”是大不义的事，所以他强烈地、坚决地主张“非”之。相反，“守”是正当的，救助“守”更是义事，所以他哪怕走蹶了脚也在所不辞。

从以上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攻”不是“非战”，这与实行不抵抗的非战主义者不同，墨子赞同自卫战争。第二，为着一己的功业名声而“攻”也不应得到赞同。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历史上为着统一而发生的兼并战争？

墨子的时代，中国的历史上还从未建立过大一统的国家政权。

按照墨子的政治思想主张，恐怕也不可能建立后来的高度专制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这也是墨家思想在后代被统治者扼制的原因之一吧？用今天的眼光看，同是专制集权，很难说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就比分散的小国林立要好多少？至少普天下的唯我独尊不会比列强并存的局面有更多的励精图治的动力，何况，通往“九五”之尊的台阶无不是由民众的白骨堆砌。泱泱大国，除了能使人精神上有点自我陶醉外，更易使其自我封闭，内部循环。中国近代的落后，封建专制的大一统国家形式，应该是原因之一。

墨子在本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诛”。他认为，像夏禹讨伐有苗、商汤讨伐夏桀，文、武王讨伐商纣王，应该叫做“诛”，不应该叫做“攻”。墨子的这种辩解多少有点勉强，所以有点像是在玩文字游戏。我们只能这样理解他的意思：禹、汤、文、武王都是圣王，有苗、夏桀、商纣都是暴君（暴君有什么资格与圣王作战呢？或者是暴君与圣王的作战怎么能叫战争呢）。是圣王带着军队去把暴君给抓住杀了。你看这像不像是在玩弄文字？不过重要性不在文字概念上，在于墨子这位古代具有平民意识的思想家肯定了对于暴君的“诛”。

至此，我们已能较为全面地把握了墨子的战争观，那就是反对攻伐兼并战争，主张自卫，赞同对暴君的讨伐。这一切的核心，是看其是不是符合人民的利益。无疑，墨子的战争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具有积极意义的。

还要谈谈圣王和暴君。几千年来的历史、意识、语言，莫不对尧、舜、禹、汤、文武顶礼膜拜。实际上，圣王和暴君都是君王。暴君虐杀万民当然罪该万死。圣王君临天下以施政，却也用不着对他感恩戴德。以今天的观念来看，民众应是国家的当然主人。用时下最时髦的话说，是纳税人的钱建造了国家机器。谁会去感谢运转得哪怕再好的机器呢？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无论是暴君王，都应该让他们随着历史而去，21世纪之后，愿它永远

都只能成为考古学上的概念了。

节 用^①·上

【原文】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②，其兴利多矣！

其为衣裳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者，芊𩇧^③不加者，去之。其为宫室何以为？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有盗贼加固者，芊𩇧不加者，去之。其为甲盾五兵何以为？以圉寇乱盗贼。若有寇乱盗贼，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凡为甲盾五兵，加轻以利、坚而难折者，芊𩇧不加者，去之。其为舟车何以为？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芊𩇧不加者，去之。凡其为此物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于数倍乎！若则不难，故孰为难倍？唯人为难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④；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圣王既没，于民次也^⑤，其欲蚤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蚤与其晚相践^⑥，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而字^⑦，子生可以二三年矣^⑧。此不为使民蚤处家，而可以倍与？且不然已！

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与居

处不安，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有与侵就偃橐^⑨，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此不令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数术而起与^⑩？圣人为政特无此。不圣人为政，其所以众人之道，亦数术而起与？

故子墨子曰：“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注释】

①《节用》原有三篇，现存两篇，它集中体现了墨家节俭的经济思想。

②民德：意义同“民生”。 ③芊𩚑：疑为“鲜且”之误，义为华美。

④处：义为“成”。 ⑤次：同“恣”。 ⑥践：义同“减”。 ⑦字：生子。 ⑧年：疑为“夫”之误。 ⑨侵就偃橐：疑应为“侵略俘虏”。

⑩不：疑为“天”之误。

【译文】

圣人在一国施政，一国的财富能够加倍增长；扩大到在天下施政，天下的财富也能加倍增长。这些加倍增长的财富不是向外掠夺土地而来，而是根据国家实情，省去了不必要的费用，从而就足以使财富加倍了。圣王施政，他发布命令，举办公事业，使用民力、财力，没有不是大有益于实用才做。所以他使用财力不浪费，民生不劳苦，他兴起的利益就多了。

圣王制作衣裳是为了什么呢？是用它来冬天御寒，夏天防暑。大凡缝制衣服的原则：冬天能增加温暖，夏天能有利于凉爽，仅仅是华美而不实用的则去掉它。他们建造房子是为了什么呢？冬天用它以抵御风寒，夏天用它以防暑热雨水，有盗贼时能有利于加固防御，仅是好看而没有上述益处的就去掉。他们制造铠甲、盾牌和戈矛等各种兵器是为了什么呢？是用来抵御外寇和盗贼。如果有外寇盗贼，拥有铠甲、盾牌和各种兵器的就能胜利，没有的就会失败。所以圣人制造铠甲、盾牌和各种兵器。凡是制造铠甲、盾牌和兵器的原则，看重轻便锋利、坚韧难折，仅好看而不实用

的，就去掉。他们制造车、船是为了什么呢？车用来行陆地，船用来行水道，以此沟通四方的利益。凡是制造车、船的原则，是能增加轻快便利；仅好看而不能增加的，就去掉。凡是他们制造这一类东西，无一不是有益于实用才去做。所以他们用财物不浪费，民众不劳乏，他们兴起的利益就多了。又去掉王公大人所爱好搜集的珠玉、鸟兽、狗马，用来增加衣服、房屋、兵器、车船的数量，以至达数倍！这还是不难的，什么是难以倍增的呢？只有人是难以倍增的。然而人也有可以倍增的办法。古代圣王制订法则说：“男子年到二十，不许不成家，女子年到十五，不许不嫁人。”这是圣王的法规。圣王既已去世，听任百姓放纵自己，那些想早点成家的，有的二十岁就成家，那些想迟点成家的，有的四十岁才成家。拿早的与晚的相减，与圣王的法则差了十年。如果婚后都三年生一个孩子，就可多生两三个孩子了。这不是使百姓早成家而可使人口倍增吗？然而现在执政的人不这样做罢了。

现在执政的人，他们使人口减少的缘故很多。他们使百姓劳乏，他们收重的税收。百姓因财用不足而冻饿死的，不可胜数。而且大人们兴师动众去攻打邻国，时间久的要一年，快的要数月，男女夫妇很久不相见，这就是减少人口的根源。再加上居住不安定，饮食不按时，生病而死的，又加上被掳掠俘虏，攻城野战而死的，也不可胜数。这种情况不就是不善治政者采用了减少人口的办法所造成的吗？圣人施政绝对没有这种情况。圣人施政，他使人口众多的方法，不也是多种手段造成的吗？

所以墨子说：“除去无用的费用，是圣王之道，天下的大利呀。”

【读解】

用公家的钱不心疼

《墨子》一书中，《节用》二篇与《辞过》一篇，皆反映了墨

家们的经济思想。它的主旨是凡不具有实用价值的财物费用，都应取消，这才符合圣王爱民利民之道。其批判的锋芒，尖锐地指向了当时奢侈淫佚、挥霍无度的统治者。

不过我们今天的人来读这些文章，如同接受“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教训一样，情不自禁地涌上心头的第一个问题是“他用的是谁的钱”？隐藏在这问题下的潜台词很多，但都如这问题的本身一样，充盈着现代意识，因此还有必要来谈谈过去的时光。

从我们所固有的社会发展知识来说，人类自原始社会后，便步入了私有制社会，这又要到社会主义后，才又逐步进入公有制社会。尽管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问题，我们曾困扰了多少年，但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却基本上被我们作为规律来接受了。然而这却使人生疑。至少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几乎就从未有过严格意义的私有制。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有的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于专制的君主来说。国库犹如自己的口袋，人民手中的财物犹如自己放贷出去的款，一旦需要随时可以收回。抄家没籍之事史不绝书，直接诱因固然很多，但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没收”，却也充分体现出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对财产私有权的“尊重”程度。如果要给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经济一个概括的说法，最恰当的莫过于“君主所有制”经济，谁一旦成为君主，就是全社会财产的所有者，各级官吏就成了他的大小雇员（甚至家奴）。当然也可以把这种情况说得很好听，很合理，比如国家就是一个很好的口实，把一切都说成国家的，谁还能说三道四，莫非敢不当中国人了？历代君主，各级官员，不是等同于国家就是代表国家，用国家的钱，谁又该说不合理？

明白了上述情况，我们就清楚了历代的统治者所耗费的从来就不会是他自己的钱，全都是人民大众以自己的血汗所创造积累起来的财富。墨子呼吁“节用”，指责他们奢靡，就如同我们声讨公款消费、公费旅游的情景一样。实际上，要杜绝这种情况，恐

怕还得对财产的所有制问题作进一步完善。否则，能方便地使用别人的钱，不但一点不会心疼，那愉悦的感觉会永远如同禁果一样诱人。

节 葬^①·下（节选）

【原文】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②。”今孝子之为亲度也，将奈何哉？曰：亲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乱，则从事乎治之。当其于此也，亦有力不足，财不赡，智不智^③，然后已矣。无敢舍余力，隐谋遗利，而不为亲为之者矣。若三务者，孝子之为亲度也，既若此矣。虽仁者之为天下度，亦犹此也。曰：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当其于此，亦有力不足，财不赡，智不智，然后已矣。无敢舍余力，隐谋遗利，而不为天下为之者矣。若三务者，此仁者之为天下度也，既若此矣。

今逮至昔者，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后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丧，以为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于此乎后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则姑尝传而为政乎国家万民而观之^④。计厚葬久丧，奚当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谋，厚葬久丧，实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乎，此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劝也。仁者将兴之天下，谁贾而使民誉之^⑤，终勿废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谋，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理乱乎，此非仁非义、非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将求除

之天下，相废而使人非之，终身勿为。且故兴天下之利^⑥，除天下之害，令国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尝之有也。

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将犹多皆疑惑厚葬久丧之为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则姑尝稽之，今虽毋法执厚葬久丧者言，以为事乎国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诸侯死者，虚车府^⑦，然后金玉珠玕比乎身，纶组节约^⑧，车马藏乎圜，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榭^⑨、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⑩。若送从^⑪，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处丧之法，将奈何哉？曰：哭泣不秩声，翁绋经^⑫，垂涕处倚庐，寝苫枕块^⑬；又相率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隤^⑭，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廩。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纆。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⑮；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

是故求以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众人民，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五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数。则毁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隤，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饥约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⑯，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众，譬

犹使人负剑而求其寿也^⑦。众之说无可得焉。

是故求以众人民，而既以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法若言，行若道：使为上者行此，则不能听治；使为下者行此，则不能从事。上不听治，刑政必乱；下不从事，衣食之财必不足。若苟不足，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将怨其兄矣^⑧；为人子者求其亲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亲矣；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乱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则无衣也，入则无食也，内续奚吾^⑨，并为淫暴，而不可胜禁也。是故盗贼众而治者寡。夫众盗贼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犹使人三罫而毋负己也^⑩。治之说无可得焉。

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是故昔者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齐、晋之君，此皆砥砺其卒伍，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是故凡大国之所以不攻小国者，积委多，城郭修，上下调和，是故大国不耆攻之。无积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调和，是故大国耆攻之。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苟贫，是无以为积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沟渠者寡也；若苟乱，是出战不克，入守不固。

此求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苟贫，是粢盛酒醴不净洁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乱，是祭祀不时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从上抚之曰：“我有是人也，与无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与无是人也，无择也。”则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厉之祸罚而弃之，则岂不亦乃其所哉！

故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⑪，

则止矣。”死则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

.....

【注释】

①《节葬》原有三篇，现存一篇。 ②辟：同“譬”。 ③后一“智”通“知”。 ④传：通“转”。 ⑤谁贾：疑为“设置”之误。 ⑥且故：当为“是故”。 ⑦车：“库”字之误。 ⑧纶组节约：用丝絮锦带束缚。 ⑨几桯：小桌子。 ⑩意：音 yì，义同“满”。 ⑪送：疑为“殉”之误。 ⑫翁：通“拥”。 ⑬出：同“块”。 ⑭隰：疑当为“殍”，瘦病貌。 ⑮扶：疑为“抉”字之误。 ⑯仞：通“忍”。 ⑰负：通“优”。 ⑱第一个“弟”同“悌”。 ⑲内续奚吾：疑应作“内积谗诟”，意思为“内积耻辱”。 ⑳罫：同“环”。 ㉑参：同“叁”。

【译文】

墨子先生说：“仁者为天下谋划，就如同孝子为父母谋划一样。”现在孝子为父母考虑，又会是怎么样呢？即会是：双亲贫穷的，就会做能使其富裕的事；人口少的，就会做能使其增多的事；人多而混乱的，就做能使其得到治理的事。当他在做这些事时，也有力量不足，财力不够，智力用尽的，这样才作罢了。但没有敢舍弃余力，隐藏智力，保留财力，而不为父母办事的。像上所说的三件事，孝子为双亲打算，就已经如此了。仁者为天下谋划，也像这样。即是：天下贫穷，就设法使之富足；人民稀少，就设法使之增多；人多混乱，就设法治理。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有力量不足、财用不够、智力有尽，然后才罢了的。但没有人敢不尽余力、隐藏智谋、遗留财利，而不为天下办事的。像上面这三件事，仁者为天下谋划，已经如此了。

到了从前的三代圣王已死的今天，天下丧失了义。后世的君

子，有的以为厚葬久丧是仁、是义，是孝子应该做的事；有的以为厚葬久丧是不仁、是不义，不是孝子应该做的事。这两种人，言论相悖，行为相反，都说：“我是上法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大道。”但是他们言论相悖，行为相反，于是乎后世的君子都对二者的说法感到疑惑。假若对二人的说法感到疑惑，那么姑且试着把他们的主张转用于治理国家和人民，从而加以考察，衡量厚葬久丧在哪一方面能符合“富、众、治”三种利益？我认为假使仿照他们的说法，采用他们的主张，厚葬久丧，确实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可以使危者安、乱者治，这就是仁、义，是孝子应做的事。替人谋划者不能不勉励他去做。仁者将谋求在天下兴办它，推行它而使百姓赞誉它，永不废弃。假使仿照他们的说法，采用他们的主张，厚葬久丧，确实不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不可以使危者安、乱者治，这就是不仁，不义的，不是孝子应做的事，替人谋划者不能不阻止他去做。仁者将谋求在天下除掉它，废弃它，并使人们非难它，终身不去做。所以说兴起天下的大利，除去天下的公害，反而使国家百姓不能得到治理的，从古至今还不曾有过的。

从何知道是这样呢？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大多还对于厚葬久丧的是非利害疑惑不定。所以墨子说道：“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姑且来考察一下，现在效法执行厚葬久丧之人的言论，用以治理国家。”这种情况存在于王公大人有丧事者的家中，则说棺木必须多层，葬埋必须深厚，死者衣服必须多件，随葬的文绣必须繁富，坟墓必须高大。这种情况存在于匹夫贱民的死者家中，则他们也必竭尽家产。存在于诸侯死去的时候，使府库贮藏之财为之一空，然后将金玉珠宝装饰在死者身上，用丝絮锦带束住，并把车马埋藏在墓穴中，又必定要多多制造帷幕帐幔、鼎敦、几筵、酒壶、镜子、戈、剑、羽旄、象牙、皮革，深深挖开地埋掉，然后才满意。至于殉葬，天子、诸侯死后所杀的殉葬者，多的数百，少的数十；